

10/17 詩人 女史 Herstory

對談者：李癸雲、林婉瑜

主題：〈詩和情詩——談書寫的療癒之道〉

活動流程：

15：00-15：05 由主持人開場。

15：05-15：55 兩位老師第一階段對談。

15：55-16：05 休息。

16：05-16：45 兩位老師第二階段對談。

16：45-17：00 開放與現場聽眾互動交流，活動結束。

李癸雲簡介

研究專長： 詩學、女性文學

籍貫臺灣臺南，1971年9月10日生於臺南東山。東海大學中文系學士、碩士，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博士。文學作品曾獲臺北文學獎新詩評審獎、臺中縣文學獎新詩獎、南瀛文學獎「南瀛新人獎」、臺灣文學獎散文獎等。曾任成功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政治大學中文系副教授。現任清華大學臺文所副教授、臺灣詩學季刊社成員。

研究概述： 李癸雲研究主題與專長為現代詩、詩人專論與女性書寫。著重探討詩歌與性別，女性詩歌論述尤為代表，擅長自作家語言實踐及意象使用去辯證詩人或文本中主體的主體性。曾開設「臺灣現代詩專題」、「現當代性別書寫專題」、「現代詩的研究視野」等課程。著有《與詩對話——臺灣現代詩評論集》、《朦朧、清明與流動：論臺灣現代女性詩作中的女性主體》、《結構與符號之間：臺灣現代女性詩作之意象研究》等。

林婉瑜簡介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戲劇系畢，主修劇本創作。從戲劇系二年級開始寫作詩與劇本，作品曾入選《中華現代文學大系II：詩卷》、「年度詩選」、《現在詩》、《譯叢》（Renditions）等中外刊物。曾獲優秀青年詩人獎、第一屆青年文學創作獎、「詩路」二〇〇〇年年度詩人獎等，現為出版社編輯。〈抗憂鬱劑〉原刊於「詩路」網站之「塗鴉區」，亦曾收入選集《網路新詩紀》。

李癸雲欲討論之問題

- 1、女性寫作的意義
- 2、女詩人的憂鬱書寫
- 3、寫作之療癒
- 4、愛情烏托邦？——席慕蓉及其情詩
- 5、疲於抒情後的抒情方式——夏宇及其情詩

1、女性寫作的意義

寫作的女人生活危險？

曾經，書寫對女人而言，是危及生命/生活的事。

阿根廷女詩人阿爾韋西娜·斯托爾尼（1892-1938）：「我們這些才華洋溢的女人最終總以愛情的失敗者收場。」

其次，「書寫」本身可能混淆「現實」。美國詩人普拉絲在詩中不斷演練死亡，最終她以真實的死亡來實踐書寫。烏拉圭女詩人貝莉·蘿西：「女人是不寫作的，若她們寫作，就會去自殺。」

在古老中國，女性書寫則不具獨立價值，通常為了配合道德社會。

漢劉向《列女傳》：「周南之妻，夫出治士……。作詩魴魚，以救君子。」

宋朱淑真：「女子弄文誠可罪，那堪詠月更吟風。……添得情懷轉蕭索，始知伶俐不如痴。」

然而，如今，書寫對於女性生命的意義更擴及治療、重建、翻轉、抗議……等等，時代本身漸漸能容納複數。

「寫作之於我，大概就是一種永不厭倦的追求。而十幾年寫下來，更成為一項重大的生活目標，或者可以說是生活方式與生活中心。不寫作時，我的生活作息紊亂、情緒變化較大，更甚的是，我通常活得像遊魂，而且不快樂。可是一開始寫作，特別是寫較大篇幅的中、長篇，我整個人霎時間全有了歸屬，可以一年裡持續八、九個月，心中只有一個意念——創作。我心中總有一種熱切的渴望，一種強烈的衝擊感，這些不知名的東西使我在這樣一個世俗的世界裡感到安適，老實說，長期如不寫作，我將不知怎樣過完我每天、每年的生活。」

——李昂《貓咪情人》之〈我為什麼要寫作〉

2、女詩人的憂鬱書寫

筆者曾討論台灣當代女詩人與憂鬱症關係，發現「第一屆葉紅女性詩獎」同時舉辦一場名為：「詩、病、愛、希望：憂鬱是不是一條不可抗拒的路」座談會，讓曾罹患憂鬱症的女詩人¹現身說法，面對「憂鬱症真的是女性詩人的宿命嗎？」此一問題，顏艾琳回答：「我相信是！」她自言憂鬱症發作的時候是心靈的「亢奮期」，「這個時候寫出來的東西又快又好。」²

細究女詩人與憂鬱的線索，還有一個鮮明的例證，美國著名女詩人普拉斯（Sylvia Plath, 1932-1962）一生遭受憂鬱症糾纏，經歷丈夫外遇事件後，於三十歲時自殺身亡。普拉斯的詩作常用獨白體，充滿對人際關係的熱情與質疑，風格獨特，深入探討死亡和自我等議題。後人在評論普拉斯時，曾提及「普拉斯最絕望時，是她創作最好時；當她人生最欠缺時，也是她創作最飽滿時。」³「原來創作能量與愛情一樣，在愈低潮匱乏情況下，展現的能量愈豐沛。」³普拉斯的例子說明了，「憂鬱」並不是創作者與外在世界的阻隔，反而可能是一種更強烈的溝通管道，讓讀者得以直見心靈，透視心靈。

3、寫作之療癒

台灣當代女詩人對於憂鬱與詩也有例證可觀察，朵思坦述：「這是因為一個人處在情緒低落時，往往會設法用文字來分擔他內心的悲苦、焦慮，或者自我掙扎的問題，而這種相當接近於醫學上所謂的『自我醫療』的抒解方式，如果以文字的形式來加以比較的話，最好的應該是詩」⁴。也許出於自身病症的書寫傾向，朵思是台灣當代女詩人裡對於寫詩的精神意義最為關注的一位，她以創作來治療自己：「病態而無法解脫的生命掙扎，生死抉擇韌性的挑釁，我嘗試著把精神醫學溶入於詩，使兩者相互結合，終而意外得到療癒自

¹ 出席這場座談會的女詩人有朵思、顏艾琳、鹿葦和江文瑜。

² 根據 2006/5/23 《中國時報》〈憂鬱症纏身？女詩人現身說法〉的報導。

³ 年輕的劇場導演 Baboo 在作品《給普拉斯》的宣傳時所言，參見〈舞台新劇《給普拉斯》向瘋狂女詩人致敬〉，《中時電子報》2008 年 1 月 7 日。

⁴ 朵思：〈詩作的自我詮釋〉，《創世紀詩雜誌》第九十五、九十六期（1993 年 12 月，頁 94-96），頁 94。）

己，並產生迎擊各種困頓的力量。「珍惜擁有」是一句美好的形容詞。《心痕索驥》的出版，純然，療傷的功能大過於對作品本身的珍愛。」⁵

國內外的諸多研究報導皆曾提及，寫作對於身心的好處，如改善記憶及睡眠，提高免疫細胞的活性，降低愛滋病患體內病毒的生產量，甚至加速手術後傷口的癒合等等。這些報導的立論點其實都是很簡單的、廣被理解的想法：人有渴望溝通的本能，情感世界的交流有助於心靈健康。因此，不僅是寫作者，閱讀行為也有治療效果。閱讀過程裡，詩人與讀者互為主體的，憂鬱書寫同時對讀者內在的情感進行召喚，使憂鬱經驗產生類比想像，不管是否曾經歷憂鬱，都能以此揣測自身潛意識的漫泛風景，閱讀過程便產生「類心理治療效應」。如江文瑜將寫詩視為志業，不只為了抒發自我靈魂，她從自己不安的靈魂出發，希望能以詩釐測出宇宙的距離，藉此鑄磚砌牆，給出一面牆：「三十五歲開始寫詩，生命果真有了大轉彎。越是寫詩，越是深感要持續寫詩，要有一顆不安的靈魂，永遠要求比現有心靈狀態再深邃一點。做為詩人，我常幻想砌一面大牆，最後也只鑄出一塊磚而已，面對浩瀚宇宙，詩的路途近如觀月，遠如望星，我伸出手臂，深呼吸，探索距離。」⁶

寫詩無法真正解除病症，但是寫詩與讀詩能夠理解與共享，如此便能產生抒情的力量、傾聽的共感，以及構築心靈的棲息之所。

再以葉紅為例，她出道雖晚，一開始執筆書寫即讓生命產生變化。「寫作這件事，讓我心裡深藏的很多東西藉助著文字展露出來。寫作讓我自由地在意識和潛意識中穿梭；許多長期被壓抑的——有些是不熟悉的、不認識的感覺，都轟然釋放了。過去我給自己的規範太多，我擺脫了它們。……寫作以後家人說我變了，我沒辯解」⁷。

此外，葉紅走上寫作之路，便展開自我認同的追求⁸，而且寫作本身即具「快樂」質素，形同一種無形的「抗抑鬱劑」。關於這種寫作療癒的旁證，可舉單德

⁵ 朵思：〈後記〉，《心痕索驥》，頁 132。

⁶ 江文瑜：〈後記〉，《阿媽的料理》（台北：女書，2001 年），頁 204。

⁷ 葉紅：〈迷惑的百合——葉紅自述〉，《文訊》第 228 期，（2004 年 10 月），頁 117。

⁸ 葉紅在〈迷惑的百合——葉紅自述〉裡，提到「會走上寫作這條路的確有些意外。孩子稍大些，我開始照顧起家裡同住的三個老人——母親、婆婆、還有婆婆的婆婆。三天兩頭陪她們進出這個醫院那個醫院。……老人家陪到最後越陪越少，頂多換來一塊塊墓碑，養孩子養得再好，也是他未來的老婆受益。我很想擁有自己的『名片』……」。

興對美國華裔女作家湯亭亭 (Maxine Hong Kingston) 的研究⁹為例說明。湯亭亭曾於1991年加州森林大火之後，無家可歸並且喪失沒有備份的手稿，從此心裡留下創傷。後來她在1993年成立一個退伍軍人寫作工作坊，嘗試讓越戰歸來的軍人以寫作面對戰爭的創傷以及療癒。單德興發現湯亭亭在教導他們寫作的過程中，不僅讓戰士們因寫作而能轉化或超越苦痛、得到平靜而快樂，她甚至同時治癒了自身的心結。這個稱為寫作療癒 (writing therapy)，或是療癒的寫作 (therapy writing) 的實踐，其心理意義即奠基於：讓壓抑的情感流瀉，然後以文字重新面對創傷，透過一次次組裝時篩洗，而得以淨化。

類似的治療效果也映現於葉紅身上，她曾以慕容華為筆名出版散文集《慕容絮語》，裡頭有一段文字如此寫著：「寫作，恆定是為著閱讀的人嗎？我的喃喃自語，是否已到了該要蛻變的時刻？您的探詢是一種支持。我不知道自己將懷抱著什麼樣的快樂，日日在文字的積木中尋覓，並因之起舞¹⁰。」葉紅寫作的快樂來自文字的重新排列、自我的重新定位。她確實讓文學的想像性緩和了抑鬱，詩歌實踐了「抗抑鬱劑」的功效，「文學作為精神療癒」雖僅實踐於其寫作意圖與詩作意義上，文字無法取代藥物等實際醫療行為。回返文學作品本身的價值與意義，閱讀的共感是另一種心靈安慰。作品的「絕響」可能是讀者的「回響」。

4、愛情烏托邦？——席慕容及其情詩

她說：

柚子花開了 小朵的白花
那強烈的芳香卻緊抓住人不放
在山路上一直跟著我
跟著我轉彎
跟著我 走得好遠。

他說：

我從來沒聞過柚子花香
我們這裡雪才剛停

⁹ 詳見邱惠敏整理之「對話：禪與心靈療癒」座談會之紀錄：

(www.ddc.edu.tw/zh-tw/projects/archive/3571)。由單德興、楊蓓對談，「法鼓大學籌備處人生學院」主辦，舉辦地點：法鼓德貴學苑十樓圖書資訊館，時間：2009年4月3日。

¹⁰ 葉紅，《慕容絮語》(台北：河童，2001年)，頁102。

然後 談話就停頓了下來
有些羞慚與不安開始侵入線路
他們都明白 此刻是亂世
憂患從天邊直逼到眼前
只是柚子花渾然不知
雪不知 春日也不知¹¹

愛情常被視為是年輕人的專利，民國七十年《七里香》問世時，席慕蓉三十八歲，已走入中年的她，仍執意寫花，寫那短暫又令人追求的美麗，寫無怨無悔的愛情。因為她相信愛情是最值得書寫與歌詠的，因為她曾有過強烈的悸動，並且在心靈銘刻了下來。

那是個五月天，教堂外花開得滿樹，他給了我一把又香又柔又古雅的小蒼蘭，我永遠都不會忘記。……我一直相信，世間應該有這樣的一種愛情：絕對的寬容、絕對的真摯、絕對的無怨、和絕對的美麗。假如我能享有這樣的愛，那麼，就讓我的詩來作它的證明。假如在世間實在無法找到這樣的愛，那麼，就讓它永遠地存在我的詩裡，我的心中。¹²

席慕蓉開始「席捲」書市時，詩論家是這樣為她的「風格」定調的：「作者對生命的禮讚，對愛情的歌頌，對青春的詠歎，應是這本詩集所包含的絕大部份的素材。…由於她的那些十分光潔晶瑩而又親切的詩句，正好渾渾擊中時下一些年輕人的心靈。…席慕蓉的詩，有些調子近似民歌，但比民歌更耐人回味。」¹³題材是生命、愛情、青春的抒發，語言是樸實親切的，而讀者是年輕人。到了當代，看法還是相去不遠：「輕柔、瑩潤、略帶傷感的純淨的抒情、青春、光陰、一剎那間的美與永恒的愛的題旨，以及較少難度的閱讀快感和容易輕近的語言形式——完全為個人烹製的燭光晚餐，一時成了詩歌大眾的夢中盛宴，席慕蓉由此陷入既驚喜又尷尬的境地。」論者所言的「尷尬」是指「當現代詩在急遽膨脹的商業文化擠迫下，陷於空前孤寂之時，不期而遇的『席慕蓉熱』難免令批評界生疑：

¹¹ 席慕蓉，《我摺疊著我的愛》〈南與北〉，頁 26-27。

¹² 《七里香》後記〈一條河流的夢〉，頁 190-191

¹³ 張默〈感覺與夢想齊飛：試評席慕蓉《無怨的青春》〉（《文訊月刊》第一期，1983年7月，頁 87-90），頁 89。

她是否恰恰迎合了大眾消費的口味而有媚俗之嫌？」暢銷成了席慕蓉的「原罪」，暢銷讓她的風格成為批判詩質的標籤，暢銷甚而也變成她的風格之一，孟樊曾從大眾詩學的角度提出這樣的觀察：「諷刺的是，速食式愛情的社會卻能接受席慕蓉這種不染煙塵的情詩」。接著他以阿爾溫·托夫勒的話：「現代人要求通過藝術消費來充實感情、復歸人性，尋找更高級的精神平衡」來說明「書籤席慕蓉化」的現象，因為「社會需要高情感」，「因為當今社會的男女已缺少真正而又濃厚的情感」¹⁴。

席慕蓉帶著幾許辯白的說：「詩人能寫出觸動人心的詩，多半不是因為他在詩中放進了許多偉大的字，而是因為誠實。」¹⁵筆和心是乾淨、簡樸的，然而席慕蓉的情，始終是澎湃深濃的，很多人認為席慕蓉的詩太過浪漫，但是不妨說她的詩安慰了自己也安慰了他人的心靈，她只是悄悄的喚醒讀者心底那塊與她相通的部份，不管是浪漫或濫情，都是讀者自身賦予給詩的情緒。心裡的那塊相通的部份，也就是那個初民已打好的結，其實是席慕蓉不斷為自己的寫作定位時，所透露的心靈結構：「我當然還是在慢慢往前走，當然還是在逐漸改變，但是那是順著歲月，順著季節，順著我自己心裡的秩序。」¹⁶自然與人心的感應，心靈與寫作的呼應，莫過於此。最後這一段話，大概是席慕蓉已厭倦了評論者的定見，所發出的不平之鳴：

如果有人感知了你所不能感知的世界，因而親近了你所不能親近的「美」之時，請別忙著把他的詩作歸類為「夢幻」，因為，有可能，他的每一字每一句都是「紀實」。¹⁷

¹⁴ 孟樊〈台灣大眾詩學——席慕蓉詩集暢銷現象（下）〉（《當代青年》1992年二月號，頁52-55），頁53。

¹⁵ 席慕蓉《世紀詩選》前序（台北，爾雅，2000）。

¹⁶ 《時光九篇》後記，頁197。

¹⁷ 《我摺疊著我的愛》代序〈關於揮霍〉，頁13-14。

5、疲於抒情後的抒情方式——夏宇及其情詩

詩跟愛情的關係，我只能說兩點。一個就是說如果今天晚上有個約會，但是又湊巧很有靈感可以躲在家裡寫詩的話，我一定還是去約會。另外則是聽說我所有的詩都被歸類於情詩，但我覺得我從來沒辦法專心地為一個人寫詩，通常就是當我坐下來，想要好好為某某人寫詩的時候，我第一行寫的是他，第三行第四行我已經想到別人了，所以我不知道是靈藥還是毒藥，我不知道。¹⁸

奚密曾從女性詩學的角度評論夏宇的愛情書寫：「愛情誠然是夏宇作品中最重要的主題，而且她也從一個女性的視角來書寫它。但是，令我們驚訝的是，在她的作品裡我們找不到一般情詩的元素。她的意象既是日常的、平凡的，也是荒誕而詭奇的，她的語氣既是平淡低調的，也是矛盾而充滿張力的。其作品的取向全然是反（通俗意義上的）浪漫主義的。」¹⁹

夏宇的互文情詩另見投影片。

¹⁸ 夏宇，夏宇等人〈詩，如何過火？想詩、談詩、念詩、玩詩——《中外文學》三十週年系列講座之二〉（《中外文學》第32卷·第1期，2003年6月，頁145-176），頁173。

¹⁹ 奚密著、米佳燕譯，〈夏宇的女性詩學〉（鮑家麟主編，《中國婦女與文學論文集》，板橋：稻鄉，1999，頁273-305），頁276-277。

林婉瑜作品

〈誕生〉 林婉瑜

誰決定給你毛髮，黑色，不是其他顏色
誰決定給你，這樣的膚色
誰決定聲音，深夜，將我從睡眠中喚醒的聲音
誰給你力量，可以緊握拳頭的力氣

誰是你？獨特，唯一的你
當生命決定對我有所餽贈，它並不慳吝
我伸手接下，因過分奢侈
微微緊張著

你睜眼張望世界，若有所思
第一句哭聲，穿透凌晨時分
這個房間、這個早晨，彷彿有所領悟

這些圍繞你的人
你的注視，使他們重新誕生一次

〈容器〉 林婉瑜

擁有你
炫耀著
像擁有世上僅有一件的玩具

乳房是形狀特殊的容器，餵養你
看你，像看著自己
擁有你
也擁有自己

裝載著你
心，是巨大的容器

〈容顏——悼母親〉 林婉瑜

才低身掬一把涼透的河水洗臉
妳便行色匆匆
背對著我走過了

水流從手心溢散
低頭只見
河面轉映妳少時的容顏

〈小丑或狗〉 林婉瑜

如果你喜歡貓
我剛好養貓

如果你喜歡笑臉
我是永遠的小丑

如果你喜歡長跑
我最會跑步了

如果你喜歡狗
我就是小狗……

再也無法
無限上綱地屈就
不再（為你）變成
小丑或狗
——變成石頭
無動於衷

〈你就是那件快樂的事〉

林婉瑜

總有這樣的日子
一早醒來
感覺烏雲層層逼近
這樣的日子
必須想想快樂的事

想一想你
想一想你吧
你就是那件快樂的事

〈沒有工具，砌一行短詩句〉

林婉瑜

他們說
做一個女人
我付出太少

我看著身體女性的線條
開始一塊塊切開自己
分給
周遭等待的人
他們說我還有保留不算坦誠
但，失去那雙打字的手
我便一無所有了
沒有工具，砌一行短詩句

怎麼辦？
躲進你胸膛
世界變暗
一個暗的窄仄胸膛
是我所有
也無風也無雨
收容我的懦弱
展示給他們看
他們說，那屏蔽微不足道
但，這就是我僅有的，怎麼辦？

〈雨的身世〉 林婉瑜

雨
無預警地下了
落在賓士車那滴
並不因此成為尊貴的雨
落在水溝那滴不因此成為
卑賤的雨
形狀大小相仿的雨滴有
殊異的身世——
有一顆雨前世是晨霧
有一顆雨前世是海水

它們重擊地面
摔碎自己
為了反映我和我的傘
惚恍的影子
在低窪處鋪成一面晃動的鏡子
避雨者快步跑過
凌亂踩碎
雨的鏡面

隔日蒸發
回到天空的雨
有時想起 地表的經歷——
屋瓦的阻力
葉片的撞擊
順著傘面滑下的弧度
以及風……

風明明只是
無事路經
卻輕易傾斜了
雨的線條

〈床戲〉 林婉瑜

我的身體是你的運動場
你想征服
想以種種幼稚的身體動作，獲得肯定
前進倒退臥倒翻滾
我舉牌給你滿分

我的身體是一座山
你試圖攀越，但困在山頂
努力長大，下次會成功的

我的身體是大地
有潺潺湧出的生命泉水與溫暖氣息
你吸吮著賴以維生
我壯大肥碩而豐饒，不使你挨餓

我的身體是母親
從出生第一眼的印痕記憶，你便認定
跟隨糾纏我（行道樹紅綠燈聖誕老公公公閒雜人等
都不是母親）

搖擺舔舐親吻，碰碰拍拍磨蹭
遊戲這麼有趣你笑了（牙齒們蠢動等待發芽）
鼻子摩擦我手臂（潮濕帶熱氣的鼻子）
尖細爪子抓搔索求擁抱
多肉掌心，烙印熱度在我皮膚
（那是獵人們亟欲追蹤的幼獸腳印）
遊戲這麼有趣你累了
側身吸吮奶頭滿足地睡著

我也側身睡著
赤裸的我們親愛又親密
午間，母獸與小獸的床戲

〈抗憂鬱劑〉

林婉瑜

每個禮拜，我前去
扣問我靈魂的神
洗淨我吧赦免我
他白袍筆挺
彷彿纖塵不染的真理
讓我描述
我內部正發生的戰爭

金邊眼鏡透露冷靜眼神
醫生——
你相信柏拉圖說的嗎
我們在洞穴內
火光倒映的舞影中生活？
你也犯錯嗎？
你有一雙探進護士裙的手？
你逃稅嗎？
你想像病人的身體，一邊手淫？
你為自己寫下處方？
你心平氣和看完新聞？
你娶了你愛的女人？

所以你一方面是焦慮
另一方面是自律神經的問題
我會開些藥給你
還有什麼你要補充的？
「憂鬱不是病徵，是我的才藝。」
無人聽見
這抗辯……

神奇的藥丸
精神的明鑿
我是睡了
視而不見苦楚
在安穩的夢域裡大笑大叫
柏拉圖向我走來
帶我從洞穴離開